

聚焦京城

# 北京描绘五年新蓝图

本报记者 赵鹏飞

2020年北京将建设成什么样？北京将如何医治“大城市病”？近日，北京市规划委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如何进行城市布局、行政副中心建设进行了解读。北京将开展城市总体规划修改，按照“区域协同、城乡一体”的两大原则，优化城市空间和产业空间布局，为统筹治理“大城市病”打好基础。

## 【南中轴将建新“奥森”】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如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北京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对接京津冀区域“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特点，北京将形成“一主、一副、两轴、多点”的空间结构。

其中，“一主”为中心城区，即城六区减去海淀山后、丰台河西之后的区域，主要功能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未来要严控增量、改善环境，2020年疏解15%的人口、近200万人；“一副”为行政副中心即通州，将重点承接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及相关服务部门的疏解转移；“两轴”为中轴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多点”为顺义、亦庄、大兴、昌平、房山、怀柔、密云、平谷、延庆、门头沟10个新城和海淀山后、丰台河西、北京新机场地区3个重要城镇组团，将有序承接中心城区人口和适宜功能的疏解。

在新版本的规划中，长安街和中轴线将是北京城市格局的两条轴，并有所延长。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表示，南中轴将建设一个与北边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同等规模的公园，使中轴线及延长线形成“公园对公园”的格局；而长安街及延长线上，东边是通州及大运河，西边则是新首钢产业区和永定河，形成“河对河”的结构。

## 【建立通风廊道系统】

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步入快车道，但也存在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们称之为“大城市病”。此次总体规划修改，将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布局基础上，在生态保护、交通疏堵、职住平衡等多个方面，实现城市整体效能和宜居性的统筹。

在生态方面，将恢复和新建一批公园绿地，以拒马河、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洳河为主的河湖水系要逐步恢复生态功能，远期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至47%，减少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盲区，2020年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5平方米。

目前，北京市已计划在中心城建立多级通风廊道系统，打造5条500米以上宽度的一级通风廊道，10余条80米以上宽度的二级通风廊道。通风廊道上游将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不宜进行大型的建设开发，而划入通风廊道的区域也会严格控制建设规模。

“修改后的规划还为交通疏堵带来一个‘妙招’——构建面向区域的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王飞表示，除了加强地铁、道路、微循环系统建设外，北京将建设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2020年绿色出行比例超过75%，自行车出行比例不低于18%。此外，机动车使用强度也要下来，2020年，小客车出行比例和车均出行强度降幅至少要达到25%。

## 【40万人疏解至通州】

备受外界关注的行政副中心规划已经基本确定，其功能定位得到明确，主要是以行政及其配套为主，同时带动部分文化旅游、商务办公等功能疏解。到2017

年，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远期将带动约40万人疏解至通州。

“我们将在通州与中心城之间构建‘半小时交通圈’。”王飞说，还将规划面向京津冀区域的开放交通系统。整个系统包括3条轨道交通——京唐城际、京滨城际、京秦二城际；S6号线将与平谷线共同联通周边新城和北京市两个机场；轨道交通与各类交通方式的换乘距离控制在100米以内。

目前，北京市65%的就业集中在中心城区，人口疏解压力大，职住失衡问题突出。“我们将逐步提高通州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吸引力。”王飞表示，通过整建制引入中心城三甲医院、重点中小学、幼儿园等在内的优质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通州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将不低于中心城区。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起点，通州历来是北京市多河富水的区域。未来通州将建设水水相连的“蓝网”系统，大力治理提升水环境，通过治理，使通州水质由劣五类水升级为三四类水。

## 2020年能实现什么？

- 绿色出行比例超过**75%**
- 自行车出行比例不低于**18%**
- 小客车出行比例和车均出行强度降幅不小于**25%**
- 全市垃圾焚烧占比提高至**50%**
- 能源消费总量峰值控制在**8500万吨标煤左右**，清洁能源比重达到**90%**
- 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达到**30%**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5平方米**
- 全市可供水资源总量控制在**41.9亿立方米以内**
- 城乡污水处理率**达到95%**
- 全市实现“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覆盖**70%—80%**的城市社区



图为工人在拆除北京丰台大红门地区的方庄国际鞋城的标志。  
罗晓光摄（新华社发）

## 北京时间



人民日报海外版 联合主办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 “冰雪训练营”落户中国



近日，国际顶级单板滑雪赛事“冰雪”官方训练营落户张家口市崇礼县密苑云顶乐园，这是这一赛事训练营首次落户中国。密苑云顶乐园在为“冰雪”选手提供训练场地的同时，还将与他们联手开展多种融合运动与体育赛事。密苑云顶乐园又称为“云顶滑雪场”，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的比赛场地。图为游客在密苑云顶乐园滑雪场滑雪。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摄

## 京津冀开通3条公交线

本报北京电（刘冕）12月5日至6日，北京平谷至三河、平谷至蓟县南线和北线3条班线正式按照公交化运营模式开始试运营。这些线路成为京津冀省际毗邻地区主要通道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革的首批试点班线。

以往，跨省道路客运班线多为“点对点”运营模式，乘客须到长途车站等指定地点乘车。而新开通的线路则效仿了公交模式，乘客可以就近在多点上下车。不仅如此，省际客运一票制也在新线上转变为按里程计价。除了省际客运，北京还开通了30余条跨省市的公交线路，主要服务郊区及毗邻的周边市县。

北京市交通委介绍，最近一年，京津冀三省市交通运管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协商改革工作推进事宜。此次开通的线路将为京津冀毗邻地区主要通道短途跨省客运班线全面实施公交化改革提供标准和借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冬日京城旭日照，稻花田里传喜报。近日，农业部宣布：北京京西稻、平谷四座楼核桃正式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时，海淀、房山、平谷三区农业遗产保护区建设已经启动，政府和人民群众正齐心协力传承京西稻和核桃文化。

“京西稻米香，炊味人知响，平餐勿需菜，可口又清香”。颗粒圆润、晶莹剔透的京西稻早已编入老北京歌谣中传唱至今，北京城的饭食中少不了京西稻的记忆。

300多年前，乾隆帝下江南时，将紫金箍水稻种子携带至京西试种，所产谷米品质优良，故称“京西稻”。此

建，京西稻种植面积每年锐减1万亩至2万亩，由上世纪80年代的10万亩，锐减到目前的2000亩，成为了濒危品种。

在充分考量了京西稻的历史性、系统性、持续性、濒危性后，京西稻被评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时划定专门农业遗产保护地，种植面积只能增不能减。“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就更重了。”北京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等一样，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非人入选后就一劳永逸，“农业部会定期检查，如果出现种植规模缩减、生产品质下

## 京西将现十里稻米香

陈芳颖

米蒸成米饭香甜嫩，仅供宫廷食用，因而又誉之为“贡米”。如此珍贵的稻米在封建时代，普通老百姓很难吃到，即使在京西稻的产地，主妇们也只得将一点京西稻与小米混合煮，称为“二米子饭”。

京西稻的产地主要在北京西面的海淀和房山。过去，京西稻田傍着北京的西山，以玉泉山、万寿山为背景，穿插于清代御园之间，与皇家园林相得益彰。种植地区水网密布，水面与稻田交织在一起，荷花飘香，小桥流水，曾让乾隆皇帝慨然赋诗“十里稻畦秋早熟，分明画里小江南”。独特的皇家历史文化底蕴、层次分明的农业湿地景观，与悠久的稻田民俗文化，维系着北京人的记忆和乡愁。

京西稻在种植过程中需要纯净的水源、特殊的光照和局部的温差。2000年前后，由于水资源匮乏、城市扩

滑，或者种植环境被严重破坏等现象，这块牌子照样会被摘走。”

培育和传承京西稻的任务也落到了实处。海淀区今年开展“园外园”（颐和园至玉泉山静明园区域）水环境治理，为京西稻种植提供优质水源。同时，育种专家也将对京西稻品种进行提升，并把水稻种植的经验向当地农民推广，集民众之力共同将稻米种植扩大化。

据统计，截止今年上半年，在北京玉泉山东侧的御河南北两岸，已恢复种植京西稻150亩，明年将继续恢复100多亩。除此之外，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京西稻的魅力，水稻生产区在丰收时节开展了包括割水稻、打新米、运粮食等在内的京郊旅游项目以及科普休闲项目，让久居城市的市民体会到稻花香里的秋收快乐。



金秋收获时节，游客在海淀公园体验京西稻收割的乐趣。  
凌福平摄



图为市民在水稻收割时节学习筛新米。  
高健钧摄（新华社发）



## 北平的地台戏

孙犁

一般的贫苦的人们，也是需要戏剧的，这或者，比别的人还要迫切，他们过度地疲劳，是渴望着安慰与调剂的。

于是，在都市里，就有一种新的“剧场”来供给他们。北平的地台戏的精美，在别的地方是不容易见到的，这或者因为北平是“京戏”发源地。

地台戏的演出，差不多全是京戏。我们知道京戏在北平是最普通的，上自达官贵人，下及劳苦大众，没有一个人不在喜爱着这种玩意。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戏应有的其他乐器，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

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也不化装，也不照规定动作，小孩子只是站在这里唱。唱的很不錯，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曾经怎样地刻苦着学来的。

我曾看见这么一回事，一个小孩子饰演曹操演《捉放酒店》，在他要出场的时候，领班的拍了拍他的头说：“用力唱，唱完给你买包子吃。”为了“吃”，那小孩就格外地卖着力气。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可以得三角或五角。平常的时候，只能得到两角来钱。

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来接近广大的群众，而能得到艺术的效果，是很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原载1934年11月29日、30日，12月1日天津《大公报》。本报有删节）